

延祐四年一份回鹘式蒙古文文书释读

正月 高娃

[提要] 本文对内蒙古文物考古所所藏、出土于黑城的一份延祐四年(1317)回鹘式蒙古文文献进行转写和释读。文献属“诸王妃子分例类”回鹘式蒙古文公文文书。

延祐四年(1317)一份回鹘式蒙古文文书“桑哥失里大王分例羊酒文卷”出土于黑城,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图片编号为F116W572。本文拟根据图片对其进行转写和释读。关于黑城出土汉文文书,李逸友先生在其《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出版,1991)中作了详细介绍和分类研究。这里介绍给大家的回鹘式蒙古文文书据李逸友先生的分类,是一件属于“诸王妃子分例类”的回鹘式蒙古文公文文书。

所谓“分例”,指当时由当地官府负责对屯驻该地的诸王、妃子、驸马按月供应的米面和羊酒。该回鹘式蒙古文文书是延祐四年(1317)桑哥失里大王位承管人向总管府送去的一份支取分例文卷。据李逸友先生介绍,北元时期亦集乃路管辖内的王公及妃子、驸马等人每次领取各自的分例时,由其承管人向总管府送去回鹘式蒙古文文书(汉文文书中称之为畏吾儿文字),再由总管府译史译成汉文。在此基础上,由钱粮房、总管府各发出文书,向支持库支取钞定或向广积仓和屯田仓支取米面和羊酒。因此,每次支取分例共有配套的五件文书,回鹘式蒙古文文书是其中的一份。(文献图片附文末)

一 文书的拉丁转写及残缺部分复原

拉丁转写:

- (1) isin -a sunggon [wuu -yin noyad]^①
- (2) tüke[l] [bičig]
- (3) sanggaširi kübegün -ü kešig [luu]
- (4) jil arban sara terigülen kük[e]l[er] [sara]
- (5) kürtele yurban sarasl -un tegüs1 abu[ba]
- (6) edüge moyai jil qubi sara [terigülen] [dürben]
- (7) sarasl -un daras[un]
- (8) [šigüsün] [uridan -u]
- (9) yosuvar ögkü [-yi noyad medetügei]

该文书当时配套的直译汉文文书和钱粮房出具的汉文文书如下:

^① 括号“[]”内为文献语言的复原部分。特此说明。

(1) 直译汉文:

亦集乃路总管府官人每根底/桑哥失里大王的分例羊酒龙儿#/三个月的全得了也如今#/三月终通闰四个月的分例#/在先的体例与的官人每识#/延祐四年正月/日译史也火(参见《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28页 F116:W595。“#”表缺失部分,“/”为另起一行)

(2) 钱粮房出具的文书:

钱粮房/据秃怯里文字里说有/桑哥失里大王的分例羊酒龙儿年十月为头至/十二月中三##羊酒全得了也如今蛇/儿年正月为头至三#/的分例羊酒嗦有怎生按#/得此照#/堪合书填前去合下仰#相同更照无差依数责领#/开/实支中统#右下支持库/延祐四年正月 吏张世琴/提控案牒孔/桑哥失里大王分例羊酒/知事/经历/初九日(参见《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19页 F116:W546)

笔者依据上述汉文文书内容和该回鹘式蒙古文书书写格式、字形及上下词语的关系等特点对该文书残缺部分,如蒙古文第三行末尾的 *luu*、第三行的 *moyai*、第四行末尾的 *kükeler sara*、第六行末尾 *terigülen dürben*、第七行末尾的 *-un*、第八行的全部 *šigüsün uridan -u*,以及第九行结尾部分的 *noyad medetügei* 等进行了复原。现说明如下:

1. 该回鹘式蒙古文文书第一行末尾因为印文所致,此处应有的与“府的”相对应的一词模糊不清,但根据同一时期另外两份桑哥失里大王回鹘式蒙古文分例文书(编号为 F116W204 和 F116W572)中均有的汉语借词[wuu -yin]“府的”一词,我们可以肯定此处存在该词。

2. 第二行第二个词是蒙古语的 *bičig* “文、文书”,但延祐年间的汉文文书均直译为“文字”(参见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诸王妃子分例类)。

3. 第三行的 *luu* “龙”是第四行起头 *jil* “年”的定语,根据第六行的 *moyai jil* 和前一行的陈述关系, [*luu*] *jil* 应为“龙年”。

4. 从文书图片看,第四行的 *kükeler* 一词的很大部分已不清晰,但据蒙古文的 *kük* 和 *l*,我们可以将其复原为 *kükeler*。*kükeler sara* 在古代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一些方言中均指阴历十二月份。^①*kükeler sara* 为阴历十二月份,因此,该文书第五行的 *yurban sarasl un* (其后的 *šigüsün undan* 或 *šigüsün darasun* 被省略)指的就是十月至十二月的三个月,这一点和钱粮房的那份汉文文书中所描述的时间相吻合。

5. 根据前后各行的叙述关系和汉译文书及钱粮房出具文书的内容,第六行末尾应该有 [*terigülen dürben*] 两个词。回鹘式蒙古文文书第4—5行说“桑哥失里大王的龙年分例十月为头至十二月三个月的全得了”(亦参见钱粮房文书2—3行文字),这里的 *arban sara terigülen kük[e]l[er] [sara] kürtele* 即“从十月到十二月”的意思, *terigülen* 意为“从,为头”。这在钱粮房文书的第四行中又以“蛇儿年正月为头至三(月)的”形式出现。显然,这些文书说明,龙儿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分例已经领过了,当前申请的是“蛇儿年正月至三月”的分例。从其他同年的桑哥失里大王分例文书(如 F116:W569)看,延祐四年有润正月,因此正月到三月正好为“四个月”。所以,结合汉译文书第四行的“三月终通闰四个月”及钱粮房文书第四行的“正月为头至三#”来看,此处应复原的 [*terigülen*] [*dürben*] 两个词应说得通。该文书第七行的头一个词为 *sarasl un*, 于上一行的 *dürben* 组词为“四个月”。

6. 第七行的 *daras* 后残缺部分应为 *-u* 或 *-un*, *darasu/darasun* 是“酒”的意思, *-su/-sun* 为

^① 阿日德纳嘎尔巴:《十二月份的古代蒙古语名称》,《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中古蒙古语普遍运用的名词附加成分。这里考虑到-sun形式更适合蒙古语的早期用法,我们将其复原为[*darasun*]。

7. 第八行已经缺损,但依据上下文,这里应有与上一行[*darasun*]“酒”相提的分例名称[*šigüsün*]“羊”和下一行 *yosuṡar ögkü* [-*yi noyad medetügei*]前面的 *uridan -u* 一词。*uridan -u* 是“在先的”意思,该词不仅清楚地写在直译汉文文书中,同时 *uridan -u yosuṡar* “按照先例”这样的说法在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亦普遍存在。

8. 据蒙古语文书惯例,第九行形动词 *ögmü* “给与”词尾应有与“官人每识者”呼应的宾格-*yi*。“官人每识者”为蒙古语 *noyad medetügei* 的元代汉语翻译形式,该句“官人每”在直译的汉文文书中还能识别出来。*noyad medetügei* 也经常出现于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

二 文书之文字及书写特点

该文书属于北元时期的公文,与中古蒙古语其他公文格式一致。中古蒙古语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文献同现代蒙古文文书存在格式上的不同。中古蒙古语的公文文书以相关行的突出或缩进来表达书写者对某人或事物地位的崇敬之意。例如,无论每一行有多少书写空间,只要遇到长生天、皇帝(或其年号、皇帝名)、王妃、大王、有关长辈的称呼等词语时均另起一行使之处于行的顶端,有时使之高于其他行的高度来书写。在这份文书依然遵循这一通例,其写法及运笔特点充分体现了回鹘式蒙古文的早期特点。具体表现为:

1. 文书体现了13世纪初至14世纪末(即早期)回鹘式蒙古文大多数为无标点的写法。即蒙古文 *n* (𐰃)、*y* (𐰄)、*š* (𐰅) 字母完全没有“点”。

2. 蒙古语的“月份”和“月亮”是同音词,该文书与早期回鹘式蒙古文的书写形式一致,同为 *sara*。这两个词的写法从中古蒙古语后期开始分工,“月份”写作𐰆𐰇 (*sar -a*),而“月亮”写作𐰆𐰇 (*sara*),并延续至今。

3. *š* (sl): 中古蒙古语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 *n* (s) 和 *š* (sl) 并行出现,大多情况下为出现于词尾的形式,但早期文献中偶尔也出现于词中,如𐰆𐰇𐰈 (*šasl -in* “宗教”)。该词现代蒙古文写法为𐰆𐰇 (*šašin*),该词来自梵语的 *śasana*。回鹘式蒙古文其他文献中,“月份”的复数形式为𐰆𐰇𐰈 (*sarasl*) 的用法并不多见,只出现于该文书与上面提到的其他两份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以及吐鲁番出土的一份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在该文献中出现了4次)^①,这可能反映了当时西部地区蒙古语方言的特点。

三 一些特殊词语的解释

1. *isin-a* 该词现代蒙古文写法为𐰆𐰇 (*ejen -a*),现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名。源于西夏语,意为“黑水”。其中, *is* 为“水”, *nia* 为“黑色”。^②

2. *sunggon* 汉语“总管”的音译。

3. *wuu* 汉语“府”字音译。中古蒙古语回鹘式蒙古文文字母𐰆除标记蒙古语外来词的 *w*

^① D. Tumurtogoo G. Cecegdari,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a. Taipei, 2006, Turf.15f. p.693.

^② 齐木德道尔吉等编:《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

音外，还标记汉语的 f。

4. *tükel* 汉语文书直译为“秃怯里”，也作“秃合里”。从直译汉文“据秃怯里文字里说有”可知，这里的“秃怯里”应为人名，*tükel bičig* 应为“秃怯里写的文书”。

5. *sanggaširi* 人名，源于梵语。梵语 *saṃghaḥ* 为“僧伽”，*śirī* 为“吉祥、福德”。^①该词的八思巴字形式为 *sang ga ši ri*，^②汉文文书写作“桑哥失里”。回鹘式蒙古文写法中，*gha* 写作 𐰽 （用于借词的拼写，现代蒙古文只读作 *ge*），与 16 世纪的蒙古文阿里噶礼一致，说明字母 𐰽 早在 14 世纪就被用到紧元音音节中（除借词外， 𐰽 仅出现于蒙古语松元音词中）。

6. *köbegün* 在中古蒙古语中，该词除“儿子、孩子、男儿、少年”之意外，还表示“皇子、大王”，该词在《蒙古秘史》里的形式为 *kö'ün*。

7. *kešig* 《蒙古秘史》中该词不仅指“班、宿卫、轮班”，还指“分子”（《蒙古秘史》第 70 节）。现代蒙古语为“恩赐、分子”。

8. *qubi sara* 古代蒙古人把一年的头一个月叫做“*qubi sara*”，即“正月”。^③

原文献图片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Mongolian document in Uighur form in 1713 is transformed and explained,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Heishui city and is kept in the Inner Mongolian Archeology Institute. The document is classified to the type of the king's wives.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010021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E-mail: cgsr99@163.com;
010021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① 安世兴编著：《梵藏汉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 年。

^② 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插图§57-1，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年。

^③ 阿日德纳嘎尔巴：《十二月份的古代蒙古语名称》，《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 年第 1 期。